



灯下书



人间物语

农丰桥

丨 若水庐主 文 |

“才了桑蚕又插田”的时节，让我又想起了那座“农丰桥”，那是四十几年前，江南乡村小河上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农用便桥。

近半个世纪前的无锡农村，河是河，浜是浜，弯弯曲曲的河浜围绕着一片片田地，便叫做什么圩什么岸，圩与圩岸与岸之间的连接，大都靠些极其简陋的小桥。简陋归简陋，可每天出工收工，每季耕作收成，人们必须从桥上过往。桥是农民的劳作线，也是生存线。

“农丰桥”的前身，本是一座极简陋的乡村木板桥，河岸两边各有两米来宽的石砌桥墩，桥墩上支着两块厚厚的松木板，两边桥栏也没有一根，更无啥正式名号。老人和小孩过桥时，常常让人提心吊胆。七十年代初生产大队都有了手扶拖拉机，小木板桥就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。

那年快到插秧时节，老队长从大队里分到了造桥的砖石水泥指标，组织劳力从砖窑矿场和供销社运回材料，便请上几个泥水匠，开始了小桥改朝换代的浩大工程。那时双曲拱桥大行其道，没过多久，一座双拱的农用桥就落成了。尽管也没修上桥栏，但与老桥相比，可是天壤之别，毕竟气派大了也安全多了，沙石填就的桥面能跑手扶拖拉机了，村里老老少少好生兴奋。不知是老队长自己想到还是有人提醒了他，那是一个下午，他拿着几张旧报纸和一小瓶学生用的墨汁找到我外公，按村里的辈分，他与外祖父算是同辈，可他跟着年轻一辈的口吻称呼老人：老伯啊，你给新桥起个名写几个字吧。

若用那个年代的规矩来审

视老队长的行为，这可是一个极不懂“规矩”的举动。外祖父年轻时得亲戚资助，粗通文墨，略知些医道针灸，浅谙小掐小算，也曾与人合作，借用邻村的观音堂办过几年新潮的洋学堂。解放前在锡北乡村一带，曾协助并参与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，但公开身份是彼时乡公所里的头銜。因此“文革”期间属黑五类分子，饱受冲击，身心俱摧，人格蒙辱。让这样的对象给抓革命促生产的成果一座农用桥题写桥名，需要相当的胆魄！但也许在老队长这样的农民心里，从来只知道以善恶忠奸来辨人，可能压根儿就没有架设也没想过这根无形的“高压线”，无忌亦无惧，后来竟也未见有人追究此事。

外祖父推托不过，思忖好久，还是用颤巍巍的手写下了三个大楷：农丰桥。无法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思考决断的，但我敬佩一位饱受时代磨难的老人依然保持的善良和清醒。那可是湿漉漉的稻谷刚刚上场脱粒就要忙着过磅核产，瘪谷都得充当产量的年代，整日里面朝黄土挥汗如雨的农民，劳作的最高要求是为了上交公粮及换取饱腹，祈盼农业丰收不就是中国人祖祖辈辈最大的愿望？民以食为天，无论什么朝代什么气候，让老百姓吃上饭就是天命，老人写出的不正是农民的心声吗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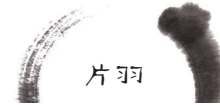
略带扁势的三个大字，每字约有30公分大小，从书法角度来说应该属榜书范畴了，笔力虽显疲软，但架构堪称得体，笔划疏朗而饱满。这对于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，已实属不易。新桥两侧的正中位置，两块长方形的水泥底上，泥水匠师傅小心翼翼地吧桥名描了上去，再挖去笔划部分，涂上了大红油漆。小桥朝阳的一面，农丰桥的桥名，在清晨总是红光熠熠，让人看着就有点莫名的振奋。

没两年，十年动乱结束。外祖父却没能等到为他政治平反的那一天，在一个冬阳初升的早晨，带着苦难带着屈辱带着遗憾静静地离开了尘世。每当我看到“农丰桥”上的三个大字，一直很为老人骄傲。后来，命运眷顾我上了大学，每次假期回到村里，我总要去村口的河边，望望因为缺少维修日渐破损的农桥，看一眼桥身上那早已褪色、模糊斑驳的字迹。

岁月无情。城乡大拆大建的浪潮滚滚来袭时，农丰桥亦未能幸免，如今不仅桥已拆除，连被污染淤臭的河浜也已填塞。遗憾的是在它毁除之前，我未能赶上为它留个影，将桥身连同字迹作个记录。尽管农桥与小河已被新的时代抹平，但农民的纯朴和对温饱的期盼，永远存储在我生命的记忆卡中，不会消失。



摄影 孙卫东
蒋子闲



片羽

麦子熟了

丨 梅锦明 文 |

麦子熟了，麦子黄了，麦子上场了……人再宅在家里，天时还是按她的节奏运行。麦子为土地开花，为时间结果，为人们奉献。

一片片金黄，一片片成熟，一片片催人忙。阳光耀在麦穗上，麦芒根根竖立，向着天空，好像在说天时的故事……这是农村的景象，已经很少见，得特意下到农村去找。

终于看到，还有像样的农村，像样的麦子，像样的晒场。

有点兴奋，有点感慨，有点沉醉！

这样的农村是纯粹的，家前有庄稼，开门闭门都是庄稼的味道。庄稼包围了村庄，团团围住一栋栋农家宅院。村庄好像演化成庄稼的一分子，交

相辉映，一派生机勃勃。多少个时日来，忽而村庄染上绿色，忽而染上黄色，忽而白水汪汪……像极了变幻的一幅油画。

乡村人就跟上这幅画，悠闲生活，勤奋劳作。种下庄稼，看颜色变幻，心里那样的踏实，那样的单纯，那样的充满希望。庄稼人的心里一片亮堂：有播种就有收获。庄稼人有的是耐心等着庄稼的回报。

土地也是真实的，做着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恒定不变的事：敞开胸怀任由庄稼人翻耕劳作，任由庄稼扎根、吸取营养。土地从来认为这是最本分的事，最合天意的付出，乐此不疲，无怨无悔。

土地、庄稼、村庄，成就了农村千百年来的延续和辉煌。农民不能没有土地，土地不能没有庄稼，土地上长出庄稼的同时，也长出了村庄。因为早已融为一体，在人的眼里也早已成为一种自然，就如天然自成，包括天然自成的美，天然自成的节奏，天然自成的风韵……

就在土地上纷纷长起高楼大厦、工矿企业、道路广场以及人的无尽欲望的时候，我和许多人一样，突然感觉这种天然自成是那么的珍贵，那么的净化心灵，升华灵魂，内心里一遍遍呼唤：我们需要土地、庄稼、村庄的生生不息！

我听到了土地、庄稼、村庄金黄色的回音：麦子熟了。

苔干记

丨 蔡照吾 文 |

三月回乡，满目叠翠的葛峰山峥嵘连绵，行驶在“天下水杉第一路”——邳苍路，春风骀荡，芬芳悠悠。数十里大河沿路长流，将下邳古国的风貌孕育得蓬勃生机。下车伫望，激人心潮。

万亩田野，整齐地悠漾着一块块碧绿，鲜活而旺盛，引得乡民们迫不及待地要采叶，切根，削皮，划肉，晒条……此刻，不论河岸村路还是房顶屋前，绳网交错，鲜亮滴翠的风景线，织遍邳南睢北。那绳上所挂之物，便是驰名海内的风味蔬菜——苔干。2013年，邳睢苔干通过中国质检总局技术审查，成为苏北地理标志特产。

一登家门，父亲就开炒几个家乡菜，木柴所烧，烟火味十足，吃罢煎饼，我便要卷袖子下地。路过母亲身边，她笑容满面地递给我一根苔干，咬一口，脆滑，清香，美妙不可尽言。

目之所及，整片东野尽是碧波荡漾，上千年弹指一挥，还是这般鲜翠妖冶，却不知这每一株苔干都是霜降栽种，经过整个寒冬考验半载方能生成的斗士，此刻正迎风昭示着古老的农耕文明和栽培智慧。

梢头留些嫩叶，握住一棵快速按到底，半个时辰便可退叶一亩。间距四五寸，腰杆三尺许，千株笔挺，昂扬醒目，立在铺满葱绿的落叶上，如此自信，如此自豪，三冬多磨砺，阳春当自发。

一铲去根，棵棵移驾，畅通的村路上装满苔干的电瓶车熙来攘往，买家田间看菜，交易如火如荼。白纱布裹就的片刀，用山前石英厂里的磨石一磨，锃亮锋利，剥起粗硬的苔干根，削去曲折的白筋条，方便快捷，数刀完工。我自幼擅长此活，于是加快速度去追刨苔干皮的父亲，不知是刨子快还是他技术纯熟，我累得满头大汗，强忍着掌内水泡，他却专注着催促母亲加快划菜速度，唯恐暖阳天气乍变，晒不透这些惧怕雨水的稀罕宝贝。

从容的父亲膝盖下又积满了青薄发亮的苔干白皮，条条白皮从刨子里次第滑落，露出体态修长的苔干长茎，绿莹莹的甚是可爱。而每一株肉质肥厚的长茎都要经过母亲菜板的分解，虽一刀为二，却要同首分身，声声菜条出，满绳见青茎。

菜质优良，谈起价格自然主动自信，也让房顶挂苔干的父亲跟隔壁三叔说起话来，底气甚足。夜幕降临，母亲一直催促我吃饭，而父亲却要给城里的弟弟打电话，免提一开，他便扬嗓子催婚，长辈们一阵欢笑，紧追穷问，劳苦皆忘。

时不我待，春苔干生长速度极快，一朝雨润沃土，未及三候，买卖就会结束。虽月上柳梢，家门前院内灯火通明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农月无闲人，倾家事苔菜。清风拂面，年夜饭菜锅锅香，这邳南睢北五乡八村的做苔干菜的光景，可谓追风赶月，动人心魄。

翠绿的苔干叶不能丢，它是各类菜肴的绝佳配物，嫩叶烧成粥，味道鲜美且营养丰富，孩童们都能喝上两三碗。少年时代，痛快顽皮后，苔干叶子粥热气催香，闻之引人生唾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碰到春秋两季做苔干的时节，长辈们埋身翠株，不别昼夜，我们则抱块煎饼卷棵苔干，饱腹满足，各找其事，从不知爷奶口中的少时饿意究为何物，今日想来，我们的少年幸福时光已成时代烙印，却要苔干作证。

晾晒后的苔干细条，有个蜚声国内外的名字——“贡菜”，因古时产地稀缺做工繁琐，所以专为皇室奉贡，而后得其隆誉美名。从古吃至今，各类食用方法早已被技艺高超的厨师们创造完善，因吃起来清脆作响，更被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作“响菜”，名副其实，遐迹名驰。

作为生长在苔干地的我们，来到城市立足，每到春秋两季，心中时时惦念的还是那葱茏碧翠的苔干，尤其是那育籽生苗的春苔干，岁岁都要经过寒冬的磨砺，风雨的洗礼。孔子曰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试问，那霜寒成就的斗士苔干与松柏之志，有何异乎？